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曾艳兵 著

卡夫卡与中国

KAFKA AND CHINESE CULTURE

卡夫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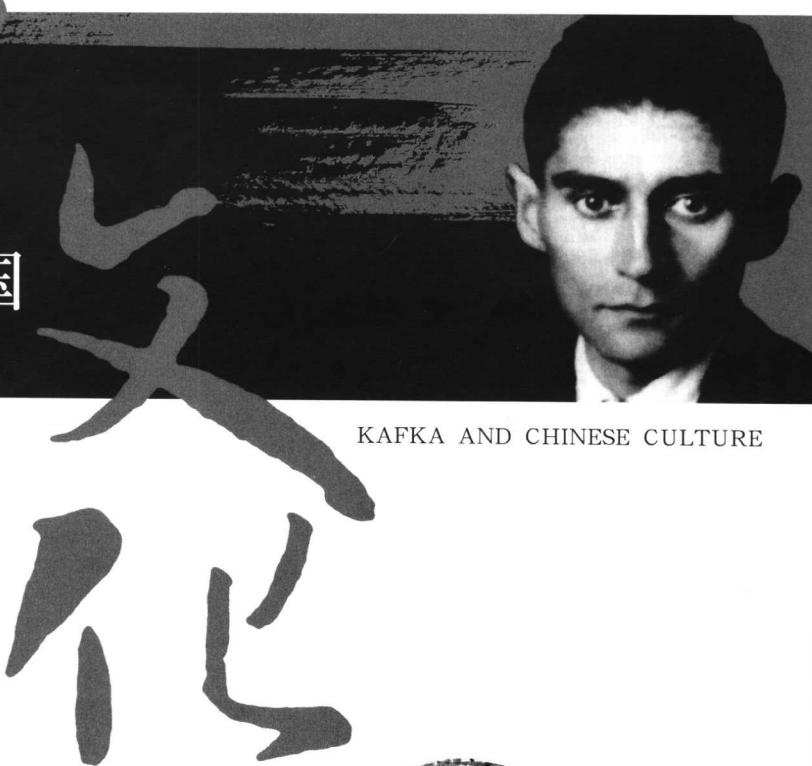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曾艳兵 著

卡夫卡与中国



KAFKA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曾艳兵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中学西渐丛书/乐黛云主编)

ISBN 7-81064-910-8

I. 卡… II. 曾…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影响-西方国家 ②卡夫卡, F.
(1883~1924)-文学研究 IV. ①G12②I521.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9896 号

中学西渐丛书

KAFUKA YU ZHONGGUO WENHUA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曾艳兵 著

责任编辑 毛雪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 cnup. cnu. cn

E-mail cnup @ mail. cnu. edu. 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2.25 插页 2

字 数 203 千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探索和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卡夫卡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他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本书探索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理由和原因。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显然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他阅读了大量的经过翻译的中国典籍、诗歌、传说故事，认真研究过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及东方的著述，翻阅过许多西方旅行家、神职人员、记者、军人、商人等撰写的旅行记或回忆录。他在他的书信、日记或谈话中多次谈及中国文化，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他对古代哲学和文学非常崇拜和赞赏。他以他的不朽作品精心构筑了一座德语的“万里长城”。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就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后他又创作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往事一页》《中国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中国人来访》等，他的其余作品也常常与中国文化思想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卡夫卡在创作中驾轻就熟地掌握了一种变成小动物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通常只有中国人堪与媲美。中国文学中最能体现这一方法特征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卡夫卡恰巧读过这部小说的德译本，他的创作有意无意地受到过这部小说的影响。卡夫卡还熟读过老庄哲学，这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有所反映和表现。卡夫卡的“法”与“道”一样，充满了多义性、歧义性和神秘性；卡夫卡笔下人变成甲虫是异化的结果，庄子梦蝶则是自由逍遥的化身；卡夫卡的寓言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宣泄的现代寓言，庄子的卮言则是沟通天人之际和载道的工具。卡夫卡的《城堡》与钱钟书的《围城》在主题立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又体现了两位作家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人格特征以及东西方文化与思维方式的不同。

卡夫卡的一生大致经历了想象中国、阅读中国、描绘中国和创作中国这一过程，这在西方作家中虽然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难能可贵的。同时，卡夫卡又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敬重的作家，而且，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生活和创作还产生过巨大影响，被许多中国作家视为“知音”。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他以其独特的创作使中国作家感到震惊，并为中国作家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该书最后综述了20余年来中国（大陆）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

总序

序言

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 9.11 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这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灭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

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 20 世纪初奥斯卡·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 21 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①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② 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

^① 参见《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02 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J. 里夫金：《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2006。

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 (Francois Jullien) 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① 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③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④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 (Daniel-Henri Pageaux) 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

① 参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56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参见《迂回与进入·前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载《文汇周报》2004年7月27日。

存与相互尊重。”^①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②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

^① 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文化还是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载2001年4月“多元之美”大会文献。

^②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1），5页。

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沉入中国文化的海底	
——卡夫卡与中国传统文化	11
第一节 德语文化中的中国	11
第二节 “我是一个中国人”	20
第三节 建造德语的“万里长城”	27
第二章 冬天里迈出的第一个舞步	
——论《一次战斗纪实》	33
第一节 遥望中国	34
第二节 描绘中国	37
第三节 跨越中国	43
第三章 跨文化语境中的万里长城	
——论《中国长城建造时》	48
第一节 文本中的“万里长城”	48
第二节 历史性的“万里长城”	53
第三节 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59
第四章 来自中国的古老手稿	
——论《往事一页》	63
第一节 源于中国	63
第二节 抹去中国	66
第三节 建构中国	71
第五章 修建在中国长城上的巴别塔	
——卡夫卡与老庄哲学	75
第一节 道与法	76
第二节 蝴蝶与甲虫	78
第三节 危言与寓言	83

第六章 堪与中国人媲美的杰作

——卡夫卡与《聊斋志异》	87
第一节 孤独与孤愤	89
第二节 寓言与隐喻	94
第三节 异化与诗化	97

第七章 走出“围城”与走入“城堡”

——钱钟书《围城》与卡夫卡《城堡》的比较研究	102
第一节 “走出”与“走入”	102
第二节 理趣与理事	105
第三节 用智与用心	109

第八章 当代中国的“知音”

——中国当代文学对卡夫卡的回应	113
第一节 活着本身就是艺术品	113
第二节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118
第三节 通向灵魂的城堡	124

第九章 说不尽的卡夫卡

——卡夫卡研究在中国	127
第一节 最初的译介	128
第二节 研究主体	135
第三节 研究对象	136
第四节 研究特征	140

附录	144
-----------------	------------

附录一 卡夫卡年表	144
附录二 卡夫卡作品德文、英文、中文对照表	147
附录三 国内研究卡夫卡的主要论文目录	150

参考文献	169
-------------------	------------

后记	176
-----------------	------------

索引	179
-----------------	------------

CONT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I Franz Kafka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 China in German Culture
2. “I am a Chinese”
3. Building the German “Great Wall”

Chapter II On Description of a Battle

1. China in the distance
2. Description of China
3. Crossing over China

Chapter III 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t the Construction Time

1. The “Great Wall” in Text
2. The “Great Wall” in History
3. The “Great Wall”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hapter IV On An Old Manuscript

1. Its Chinese Origin
2. Wiping out China
3. Constructing China

Chapter V Kafka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ozi and Zhuangzi

1. Tao and Law
2. Butterflies and Beetles
3. Zhiyan and Allegory



Chapter VI Kafka and *Liaozhai's Records of the Wonders*

1. Solitude and Discontent
2. Allegory and Metaphor
3. Alienation and Poeticizing

Chapter VII A Comparison Between Qian Zhang-shu's *Besieged City* and Kafka's *Castle*

1. "In" and "Out"
2. Logic Interest and Logic Event
3. Brain and Heart

Chapter VIII The Reflection on and Response to Kafka among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1. To survive is an Art
2. The gate to the other world
3. Kafka and CanXue

Chapter IX Studies of Kafka in China

1. The Early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s
2.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
3.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Appendix

- Appendix 1 Chronology of Kafka
- Appendix 2 German-English-Chinese Titles of Kafka's Work
- Appendix 3 Chinese Essays on Kafka

Bibliography

Epilogue

Index

导 论

20世纪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被誉为欧洲文坛的“怪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宗师和探险者。他是20世纪的最佳作家之一，“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①。“卡夫卡是当代欧洲几乎所有作家的先行者”，“这些作家意识到了也好，没有意识到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②。“卡夫卡对我们人类的命运（在本世纪中显现的命运）所说的一切是任何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所没有说出的。”^③当代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甚至认为，卡夫卡“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与他相比，像里尔克一类的诗人，或者像托马斯·曼一类的小说家不过侏儒或者泥菩萨”^④。“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⑤。因此，如果不阅读卡夫卡，我们便简直无法了解和认识20世纪的西方文学。然而，卡夫卡生前却几乎默默无闻。他只对朗诵自己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它们的发表却很少关心，以致他生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经过了他的好友布洛德的“强求硬讨”，他甚至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在他死后将他所有的文稿都付之一炬。但布洛德“背叛”了遗嘱，没有烧毁书稿，而是将它们一一整理发表，尤其是将三部未写完且稿页零乱的长篇小说《诉讼》（1925）、《城堡》（1926）、《美国》（1927）分别整理发表，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9年、1950年先后两次编纂了六卷本和九卷本的文集，从而使卡夫卡的作品迅速走向世界。20世纪30年代后期卡夫卡开始越出国界，在欧洲和美国走红，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了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如今至少每两年有一次专门的卡夫卡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著作不计其数，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和一些国际学术团体。卡夫卡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截止到

① 乔伊斯·欧茨：《卡夫卡的天堂》，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6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娜塔丽·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③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115页，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④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343页，申慧辉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⑤ 布洛德：《卡夫卡传》，218页，叶廷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002年底,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卡夫卡的西文图书有95种,其中英文著作41种,德文著作54种。

卡夫卡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敬重的作家,并且,他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生活和创作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就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由赵景深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文章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0年1月10日)上,其中有关卡夫卡的评述约600字。1934年6月1日,由赵家璧译的德国作家雅各布·沃塞曼(Jacob Wassermann)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一文,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第5卷第2期上,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1944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1948年,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刊登了由叶汝琏通过法语翻译的卡夫卡日记片段《亲密日记》,共摘录了卡夫卡写于1910至1911年的六则日记。这几则日记大概是国内对卡夫卡所写文字的最早翻译。国内真正译介和研究卡夫卡应当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标志就是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上发表。这里的丁方就是叶廷芳,施文就是李文俊。随后,30余年来我国发表了数百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出版了10余部有关卡夫卡的译传、评传、编传。^①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文坛特立独行”的女作家残雪,1999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文艺出版社),但这部书主要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独特的分析和阐述,并非是纯学术的研究著作。叶廷芳编辑的《论卡夫卡》(1988年版),则“汇集了70年来外国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参考资料”。另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出版,则是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

我国的卡夫卡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和积累,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和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专门研究卡夫卡的学术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而据日本学者平野嘉彦所

^① 其中主要有:叶廷芳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有《卡夫卡传》多种: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罗纳德·海曼著,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布洛德著,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还有些传记是由国内学者撰写的,如杨恒达《城堡里迷惘的求索:卡夫卡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林和生《“地狱”的温柔:卡夫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阎嘉《反抗人格:卡夫卡》(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斯默言《卡夫卡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提供的资料，自 1953～1995 年由日本学者撰写的研究卡夫卡的专著至少有 30 种之多（见《卡夫卡——身体的位相》，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因此，我国的卡夫卡研究与国际上，乃至与邻国日本对卡夫卡的研究和重视不能相提并论，与中国广大读者对卡夫卡的喜爱和借鉴也很不相符。

当然，研究卡夫卡的方法和途径很多，这方面的著述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角度中西方学者显然关注不够，尤其是中国学者，则几乎忽略了这一独特而又极有意义的视角，即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方面已有的成果主要有：1985 年大陆学者孟伟严在慕尼黑大学撰写了以《卡夫卡与中国》为题的博士论文；1992 年周建民在柏林自由大学撰写的有关卡夫卡的创作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1997 年美国亚拉巴马大学教授戈贝尔撰写的《建构中国》一书，该书是这一研究领域内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1996 年加拿大学者夏瑞春（Adrian Hsia）编辑的《卡夫卡与中国》一书，作为“欧华丛书”中的一种，同时在波恩、柏林、法兰克福、纽约、巴黎、维也纳六座城市出版，书中除了有编者撰写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六篇相关论文。1997 年任卫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德文撰写了博士论文《卡夫卡在中国——一个现代经典作家的接受史》，2002 年山东大学的姜智芹则以中文撰写了《“他者”之镜——卡夫卡与中国新时期小说》。此外，国内尚有零星的相关论文发表。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1980 年上海的《外国文艺》（第 2 期）就发表了美国作家乔伊斯·欧茨的文章《卡夫卡的天堂》，该文论及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虽然卡夫卡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深感兴趣，却很少有评论文章把他的作品与道教相联系；但是恰恰在道教中我们找到了卡夫卡的精神实质。”^① 该文当时在国内曾引起一定反响，可惜国内学者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总之，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部以中文撰写的以“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为题的学术专著问世，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当今美国，乃至世界走红的理论家赛义德曾经这样告诫当今的文化研究者，“正如后结构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要懂得如何（how）阅读，并且，不能将这个问题和阅读什么（what）分离开来”^②。一旦我们学会了换一种思维方式和视角，即以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视角来阅读卡夫卡，我们或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① 乔伊斯·欧茨：《卡夫卡的天堂》，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68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3, p. 259.